

# 乾坤挪移

許媛婷

## ——從《南軒先生文集》看書估之作偽

在明清藏書家眼中，宋版書幾近無價，傳聞明代王世貞願以一座莊園、朱大韶以美婢換取一部宋槧，足見對宋版書迷戀之程度；而在書估眼中，宋版書更是奇貨可居。故宮此部宋槧為理學大家張栻著作，坊間偽作殘本以佯完本，欲獲取高額暴利，然處處可見破綻，正足以觀商人重利之文化現象。

### 前言

清初王漁洋《池北偶談》曾經記載一則關於宋版書作偽的掌故，相傳明王文恪公之子王延喆，性好豪侈。一日，有人持宋槧《史記》一部，欲賣三百金，王延喆要求此人先將書留下來，一個月後再取。而後，在這段時間內，乃鳩集刻工，按此宋版摹刻。一個月後，此人如期索值，然延喆騙以原書歸還。此人初不辯真贋持去，後又回來，說：這部也是宋版書，但是紙張卻不像我原先的那部書，是不是拿錯了？延喆這才大笑，拿出新雕印的仿宋刻本數十部，散置堂上，說道：你想賣三百金，我如數給付，同時把你的書化身萬千，豈不更好。而此部作偽的《史記》，即是嘉靖年間著名的震澤王氏摹刻本，同時亦是明代雕印最為精善的《史記》刻本。

而這部摹仿精良的明刻本，流

傳至清初，成了書估作偽的最愛，幾多遭書估裁去序跋題識，剝去木記，以贗充宋本出售。事實上，這就是一部摹刻宋本，而此後代摹刻本又被偽造成宋版書的故事，如連環層扣，主角正是宋版書。

宋版書究竟魅力何在，可以讓歷來坊肆書賈為之瘋狂，幾不惜手段，費心作偽，只為求得仿如真品。而偽造宋版書的手法千奇百怪，或有利用存世的覆宋刻書版，以仿古紙墨刷印冒充宋刻；或有利用後代刻本變造偽充前朝刻本；或偽古代名人鈐印以取信藏書家；或偽造加雕宋、元朝代牌記；或剝改原書序跋年號，以明版充宋、元版等等，諸此種種，不勝枚舉。然由於宋版書數量不多，因此在書估作偽的手法中，多以明、清本偽宋、元本，不





圖一 《南軒先生文集》朱熹序  
宋淳熙慶元（1174-1200）間嚴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過，在本院宋版藏書之中，則有這麼一部宋槧《南軒先生文集》亦經書估動刀偽作，卻是以宋本偽宋本，直接在原書上作偽，使得此宋槧外觀看似沒變，然內在已非原貌了。本文便打算從此部宋版書變造痕跡之檢視，進一步瞭解當時書估作偽的心理、背景及其效益。

#### 張栻文集之編纂及梓印

院藏《南軒先生文集》，作者張栻（一一一三—一一八），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與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並稱於時。關於張栻，栻字敬夫，一字欽夫，號南軒，時人稱為南軒先生，由於曾任荊湖北路安撫使，也被稱為張荊州。為南宋中興丞相

魏國公浚之子，四川廣漢人。根據《宋史》記載，栻自小「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稍長，師事胡宏（五峰），胡五峰一見到他，即告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栻聞之，若有所得，從此更加奮勵向學，以古聖賢為目標自我期許。後因父蔭補官，孝宗時歷左司員外郎除秘閣修撰，累官至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淳熙七年（一一八八）二月卒，享年四十八歲。寧宗嘉定年間賜諡宣，後人亦尊稱他為張宣公。

關於《南軒先生文集》的編集，並非張栻生前編成，乃張栻歿後，由他弟弟張杓哀其遺藁而成，然在蒐羅遺藁的過程中，得到朱熹的積極協助，朱熹不僅幫張杓審定栻生前遺藁，同時向四方學者訪得數十篇遺文，又取出篋中與張栻平日往來書信，為其編次繕寫，交由張杓整理。然根據卷前朱熹序提及，當時書尚未完全編成，便有其他刻本別傳於外，故當時出現至少二種不同的卷次及版本，依後代書目著錄，一種為三十卷本，在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以及清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中皆有著錄，然傳世甚少，幾已不存；另一種則為四十四卷本，在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即記載此本，此四十四卷本乃朱熹編定之本，自宋元以來，遞經翻刻，流傳甚廣，尤以明清刻本為多。

是集原為四十四卷，院藏此帙僅存二十八卷，並非完帙，梓印時間約為南宋淳熙慶元（一一七四



圖二 《南軒先生文集》本頁倒數第二行下方數字缺筆，後人以墨筆補入。

豈獨此哉嗟乎異端之為害烈矣文鏡乃以此心斬勝之不亦難乎宜其復之之速且益熾也予重為之歎息云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幾其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苟非天理即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為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粗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貴夫勉之勿舍而已

勿欺室記

山西郭侯子明以書抵予曰所居之室扁以勿欺願得數語以發其義庶幾朝夕觀省予惟天下之事常壞於誕謾而成於敦篤古之為將者質勝其文實浮於名矜不形而確有

一二年間。按是書卷首有淳熙甲辰（十一年，一一八四）十二月新安朱熹序，序文版心下方題有「江漢刊」，江漢為南宋嚴州地區的刻工；序後為總目，下題「廣漢張栻敬夫」，目分成上下卷，上卷自卷一至卷七，下卷自卷八至卷二十八。卷一至四為答問（此與原書不同，原應為卷一至卷三為詞、賦、古詩，卷四為律詩），卷五至卷七為律詩，卷八為表、啟，卷九至卷十三為記，卷十四、十五為序，卷十六、十七為史論，卷十八為說，卷十九至卷二十八為書。其版式行款為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注雙行，行亦十七字。左右雙欄，版心白口，雙黑魚尾，上魚尾下記書名卷次「南軒集卷幾」，下魚尾下記葉次，版心下方刻工名。刻工有：鄭春（春）江漢（江漢）方中（方、中）、方茂（茂）、方淳（淳）、方忠、吳津（吳）、徐大中（大中）等，或單記名或姓。宋諱貞、慎、敦、擴等字缺筆，然不甚謹嚴，或避或不避。部份葉次缺佚，像是卷二葉十一、卷六葉三、卷二十五葉十、卷二十七葉十三，仿原式抄配補入。

關於刊刻地點後代學者則有不同看法。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依照刻工生卒及刻書地點，判定此書為嚴州（今浙江建德縣東北）地區刻本，他舉出像江浩、方茂、江漢等刻工皆刻過南宋淳熙中嚴州刊《通鑑紀事本末》；另，方中為紹興年間的刻工，刻過《大唐六典注》、《宋書》、《魏書》、《世說新語》，以及南宋年間刻《歐公本末》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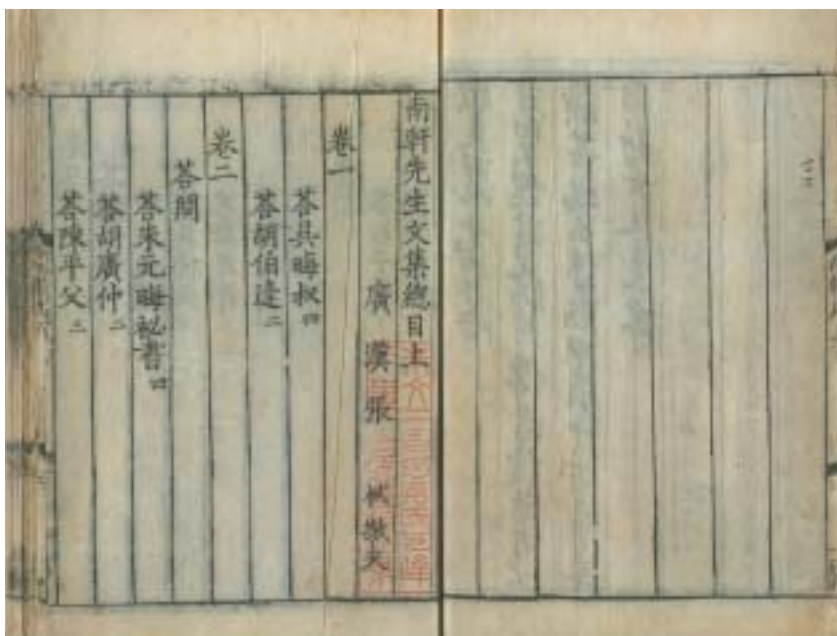


圖三 《南軒先生文集》本頁倒數第三行首三字「二十八」，其中二與八係經書估剗改。

至於吳津，亦為紹興年間的刻字工人，刻過《爾雅疏》、《春秋左傳正義》等；另有徐大中，為南宋紹興間浙江地區的刻字工人，刻過《宋書》、《春秋左傳正義》等等，由於此書刻工多為紹興至淳熙間嚴州及江浙一帶的刻字工人，故阿部隆一判斷此書為嚴州刻本。此外，吳哲夫先生亦同意此看法，除了按刻工判斷之外，他更進一步說明「復按書中避宋諱止於寧宗御名擴字，理宗以下不諱，自其字體亦類浙刻，則是本為寧宗時嚴州所刊印，殆無可疑。」指出此帙不僅為嚴州刻本，更明確指出刊刻時間為宋寧宗淳熙年間。然此帙刻於嚴州的看法，自彼得先生則主張沒有絕對的答案，在他認為，此書刻工雖多為南宋中葉浙江地區之名匠，然鄰近地區雕版，多延聘名匠以通力合作，是極尋常之事，因而此本是否即刻於嚴州，仍待查考；另外，他還進一步說明此書為浙江官刻本，而非家刻本或一般坊刻本。關於此點，他指出「按元陳袤《重整西湖書院書目》中，載有《張南軒文集》之書版。元世祖下臨安，盡取浙江及江西諸郡官版，即宋國子監舊址，設置西湖書院以掌管之。此書版既列載其目中，應是官刻，但未能定何郡耳。」由書院書目所載書版，判定此帙出於官刻，推測意味濃厚，況書目所載《張南軒文集》並不一定即指此帙；若為此帙，然由於宋代國子監本雖為官刻書，卻允許士人納紙、墨、錢自印，故而此帙是否即為官刻印本，在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之前，仍有疑處。

書估的偽作之跡

是書雖為宋槧，卻非完帙，乃經書估剗改變，以殘帙佯為完帙的一部宋版書。從書籍本身來看，紙張採用纖細柔韌的皮紙，色稍偏黃，紙質薄透，並不粗厚；所刻字體採用瘦硬堅挺的歐體字，帶點柳體的方整端嚴，用筆遒勁有力，頗有宋刻書



圖四 《南軒先生文集》總目，自卷一起為「答問」，係書估將後卷裁切移置卷前，其中「卷一」及「卷二」此二行皆有裁補之跡，然不甚明顯，隱約若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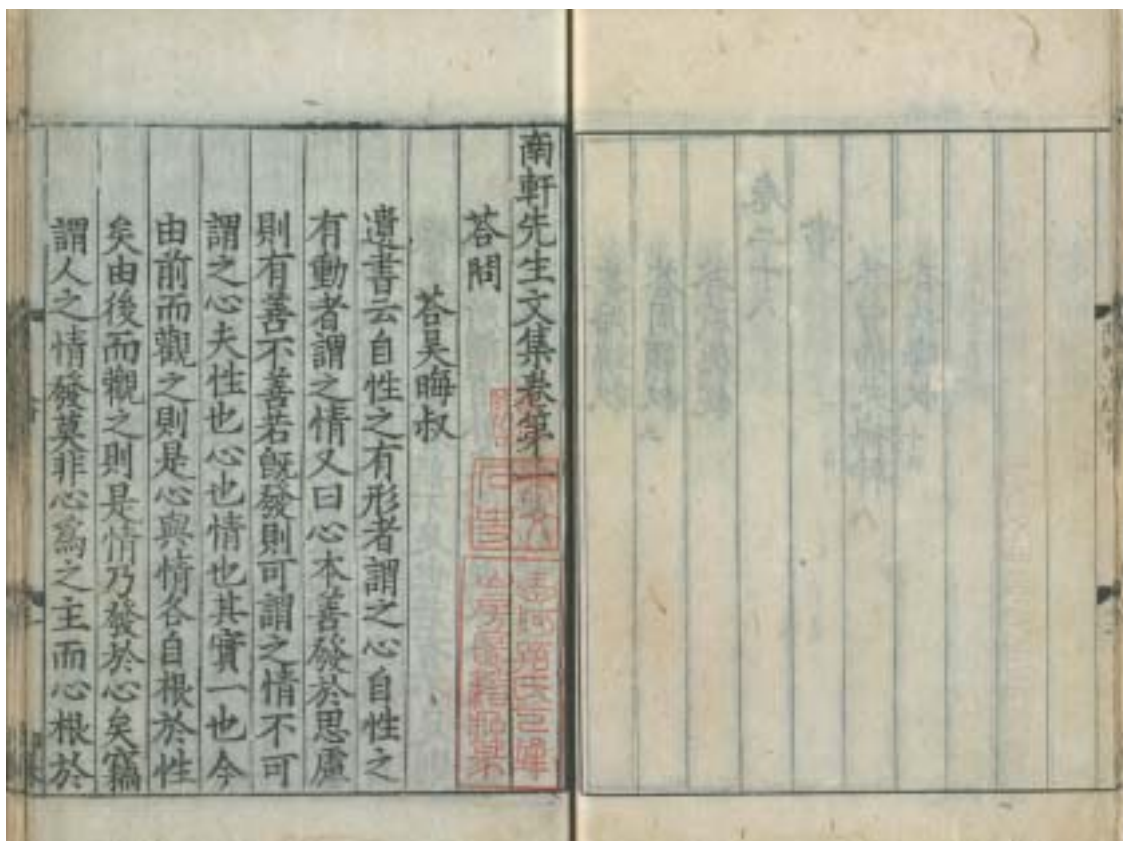
體之風。是書雖確為宋槧，然書中有數處疑點，仍可看出此書經書估刻意作偽之跡，其中以序文、總目、正文卷端，以及鈐印等四處尤為明顯，敘述如下：

(一) 卷前朱熹序文，文中提及此書編輯經過時，云：「敬夫既歿，其弟哀其故業，得四巨編以



圖五 卷五前有浮籤，籤下有裁切剗補之痕跡，且「卷三」、「卷四」皆經變造，其中「卷四」二字係以墨筆書寫。





圖七 《南軒先生文集》卷端題名下之卷第「一」處，係經剝補變造，原應為二十九，「朱文石史」朱文方印則鈐在字上。

多，在每卷卷端及卷末皆可見到，其所鈐位置亦相同，「朱文石史」印固定鈐於「曲阿孫氏七峰山房圖籍私篆」印正上方。「朱文石史」為朱大韶藏印，「曲阿孫氏七峰山房圖籍私篆」則為孫育所有，一般而言，由鈐印位置可推知藏書者先後，按此二印，推測孫育藏書時間應先於朱大韶。

至於孫育與朱大韶二人，其生卒皆不詳，然兩人有一共通特點，便是皆性好藏書，尤愛宋槧。孫育，字思和，號七峰，江蘇丹陽人，家中排行第二。由文士貢太學，有才學，且工詩文翰墨，有賈洛陽之稱。成化間好藏書畫，與唐寅、祝允明等齊名，取其室名為七峰山房，著有《七峰山房集》六十卷。而朱大韶，字象玄（因避玄改元），松江華亭人。據《松江府志》記載，其為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進士，後不做官，便在家中築精舍，構文園，以友朋文酒為事。好迎賓客，時騷人墨卿，門庭若市。好藏書，尤偏宋版，最有名的事蹟，便是以自身寵愛之美婢交換一部宋槧的袁宏《後漢紀》。此部宋槧上題有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並飾以古錦玉籤，朱大韶見之愛不釋手，遂以一美婢易之。據聞該婢臨行前，還題詩於壁，云：「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詩中充滿哀怨與無奈。然此亦顯示出朱大韶對宋槧之喜愛，堪稱迷戀之至。

從印記看來，此二印之印色極為相近，不似分

別蓋印，這點倒也是坊賈作偽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經過書估變造後的卷一至卷四之卷端及卷末，亦鈐上此二印，偶有印色模糊不清，顯然此二印是在變造後才蓋上去。由此，此二印若為坊賈作偽，那麼加鈐明中葉藏書大家的私藏章，正是博取購書者信任此書為宋版的方式之一；然若此二印係真，那麼倒可以初步推測此書作偽時間在明中葉以前。

從以上幾處的作偽變造，知此書賈費盡心思，欲以宋殘本佯充全帙，其目的當然是要藉此提高價格以出售，然處處可見破綻，偽跡顯然，徒見其心勞力拙。

不過，若是從書賈作偽之跡，及作偽時間推斷，我們倒是可以進一步瞭解坊估之所以選擇此書作偽之背景及原因。

#### 書估選擇此帙作偽之時代背景

此部《南軒先生文集》，為南宋理學家張栻闡述其理學思維之重要著作。而宋代理學的產生，源自於對唐末五代末期政治及人心腐敗的省思，為了改變風氣，故士人學者主張在先秦儒學基礎上建立新的理學思維。自北宋五子周敦頤、二程（程頤、程顥）、邵雍、張載，到南宋朱熹、陸九淵、張栻等理學家，在理學家的堅持與努力下，理學思想不斷延續拓展。這些理學家們，不論是說理論性、窮理致知，持論多各有所長，於學術之熱忱與執著，

尤其充份展現現在書院的講學上，說是後世重要的精神典範，一點都不為過。

在眾多理學家之中，名氣最大當屬集大成的朱熹，在朱熹理學的論講生涯中，令人深刻事件之一，則不能不提南宋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八月的「朱、張會講」。此次會講不但開啟了書院間不同學派會講之先河，同時也開創書院一種新的學術與教學活動，而由於會講相當成功，更促成日後書院辯講風氣益熾，而其中與朱熹相知相惜、相互砥礪的理學家張栻，正是此次會講中的主角人物。

由於朱熹在理學界成名甚早，學術地位亦極崇高，辛棄疾便曾對他讚譽有加，說他：「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而這樣一位理學宗師，在他三十七歲時，從福建武夷山至湖南長沙，與小他三歲且負責主教岳麓書院的張栻進行會講，別具意義。此次會講主要講論仁學、談論心性之察識與涵養，其於學理上論點不同，在會講過程中竟「三日夜而不能合」的各自表述，但在內容上則是一種學術上的論辯，透過此種論辯，兩人展現出在理學思路上的同異殊論，並因於學術上的辯證與啟迪，延展出兩人之間的交好情誼。此點我們可以從朱熹為張栻書作序所流露出的深刻不捨，以及張栻在與朱熹共遊南岳衡山後，寫給朱熹詩〈送元晦尊兄〉提到朱熹「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之深切情誼，可以體會出來。而讓一代理學大家朱熹折服的張栻，究竟是什麼樣的性格，以及他在理學界的





「朱曾人」白文方印



「朱文石史」朱文方印



「曲阿孫氏七峰山房圖籍私篆」朱長方印



圖八 《南軒先生文集》存二十八卷四冊  
宋淳熙慶元（1174-1200）間嚴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重要性，同樣值得我們進一步認識。

張栻在理學上的識見，雖幼承胡宏，然更接近周敦頤及二程之學，較之朱熹，過之而無不及，照朱熹自己的說法：「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顯然在朱熹眼中，他自己的學問是刻苦力學積累而來，而張栻則

是與生即俱道學養成之才，有先天卓見。事實上，張栻是一個嚴正而固執的人，表現在教學上，他極注重端正禮俗，講求倫紀，更時時以義、利之辨教導諸生；而為官，甚關心民生疾苦，重視改革，然同於講學態度，個性上一絲不苟，且勇於從義，犯顏敢諫，遠小人尤嚴。這樣的性格，在官場上，並不討好，而他自己亦深知此事，曾對人說過：前後奏對忤上旨多，上（孝宗）每次念及忠耿，未嘗加怒於他。顯然張栻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卻不願隨順妥協，寧可有所堅持。然正因他這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操守及堅持，在學術上，反而形塑出獨立於俗務之外的卓然定見，此亦朱熹賞識張栻的原因。兩人交情，可從張栻生前與朱熹之書信、贈詩往來，及栻歿後，朱熹親筆書寫之悼念詩文序跋，云：「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皆可看出兩人相惜相知。由於張栻在理學上的卓見，使得他不但贏得朱熹的友誼，而他所代表的「湖湘學派」，更與朱熹的「閩學」、呂祖謙的「婺學」鼎足而三。

宋理學持續至明朝，初期仍承朱熹學說，中葉以後以王陽明心性說為盛。而明中葉以前，不論學術發展，抑或書院講學，理學仍為主流學說，正因如此，曾被朱熹讚譽「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的理學大家張栻，其文集在明代的書院學子心目中，還是極重要的理學著作。因此，當坊肆書估得到此部宋槧《南軒先生文集》時，雖是殘本，然

在明中葉前書院教學仍以理學為主的利誘下，善於捉摸士人學子心意的書估，自然不會放棄這樣大好的機會，一則，張栻理學著作原就罕見，此帙又為南宋刻本，益顯難得；二則，是書卷首有理學大家朱熹序，在明代崇朱之理學學者眼中更屬珍貴，因而書估將此宋殘本偽造，佯為全帙，以提高此書價值，藉此博取高額獲利，其心昭然可見，只是手段拙劣，處處見偽作之跡，不免令人感慨。而從書估作偽，係為圖利，而所費心力不貲，恐其出售宋版書利潤之高，亦令坊賈前仆後繼，迄今不絕。

### 末語

現仍存世《南軒先生文集》，以本院所藏的南宋刻本為最早；而後，明嘉靖年間以劉氏翠巖堂慎思齋刊本、知州繆補之刊本流傳較廣；入清以後，有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無錫華氏及道光、咸豐年間之四川翻刻本，今俱傳世。然根據傅沅叔《藏園群書題記》收錄此書之記載：「余請於圖書館持蜀中翻華刻本對勘，凡八日而畢，補卷五西園登山五律一首，卷十一敬齋記一首，卷十道州濂溪祠堂記脫文二十四行，卷三十答陳平甫書中條答五則，其文字詳略，視世行本迥異者，為潭州嶽麓書院記、經世紀年序、孟子講義序、胡子知言序各篇，其餘奪文訛字，殆不可計。余別撰校記存之，此不贅述也。」顯然院藏此本，與世間傳世通行本，內容差異仍多，從校讎學的角度，則可做為不

同版本校證比對之參酌。

是書入藏本院之前，係置於壽安宮。壽安宮位內廷外西路壽康宮以北，英華殿以南，初建於明代，原名咸熙宮，至嘉靖四年（一五二五）改稱咸安宮。清初沿明制，後於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時，高宗皇帝為慶賀皇太后六十壽誕而修葺一新，改名為壽安宮。此書置於壽安宮時，裝潢形式為二函十六冊，到了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八）十一月，因整理各宮藏書，遂將此書加襯紙，並重裝為一函四冊。書內迄今仍留有乾隆間重裝之書寫紙割二張。是書經重裝後，封面改為黃色綴以金箔的表紙，封箋以絹布裁成，墨筆題書名、文體體裁及該冊卷次。

書中鈐有「朱文石史」朱方、「曲阿孫氏七峰山房圖籍私篆」朱長方、「曲阿孫仲子」朱方、「朱曾人」白方、「青霞館」朱長方、「沅叔審定」朱方。其中朱文石史，為明朱大韶私印；曲阿孫氏指孫育；然青霞館，則可能為清光緒年間吳修的私人藏書齋；不過，可確知的是，入藏本院之前的最後一位審閱者，當為傅沅叔。沅叔，為傅增湘之子，號藏園，四川江安人。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生，三十四年（一九〇八）進士，曾任袁世凱秘書。其藏書甚富，尤多善本，藏書之所取名為雙鑑樓。傅氏交遊廣闊，又曾訪書東瀛，故見識既宏，且精於鑑別。院藏此本，既經傅增湘審定，其為世間僅存，吉光片羽。